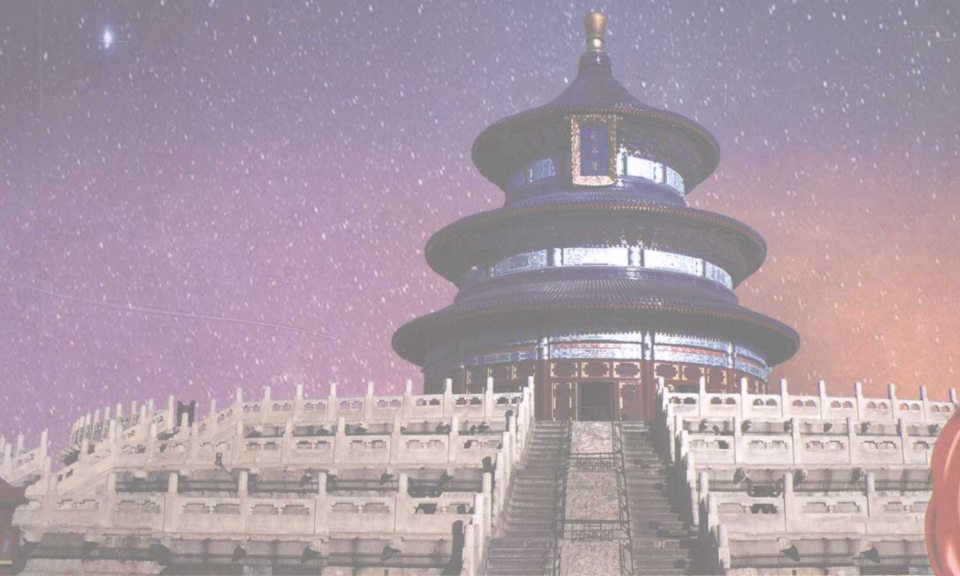


星占学与传统文化

江晓原◎著



中国科普大奖图书典藏书系

囊括新中国成立以来，著名科普、科幻作家经典获奖作品，
展现科学之真、善、美，传播知识、激发兴趣、启迪智慧

中国科普作家协会选编推荐



长江出版传媒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国科普大奖图书典藏书系

星占学与传统文化

江晓原◎著



长江出版传媒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星占学与传统文化 / 江晓原著. — 武汉 :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5.12

(中国科普大奖图书典藏书系)

ISBN 978-7-5352-7365-9

I. ①星… II. ①江… III. ①占星术—研究—中国—古代 IV. ①B99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67562号

责任编辑：高 然

封面设计：戴 旻

出版发行：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电话：027-87679468

地 址：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邮编：430070

(湖北出版文化城B座13-14层)

网 址：<http://www.hbstp.com.cn>

印 刷：武汉立信邦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邮编：430026

700×1000 1/16

12.5 印张 2 插页 160 千字

2016年3月第1版

2016年3月第1次印刷

定价：20.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找本社市场部更换

中国科普大奖图书典藏书系编委会

(以姓氏笔画为序)

顾 问	王麦林	王梓坤	王绶琯	杨叔子
	杨振宁	张景中	章道义	
主 任	叶永烈	刘嘉麒		
副 主 任	卞毓麟	石顺科	何 龙	
编 委	王直华	尹传红	曲 颖	任福君
	刘华杰	刘兴诗	李 元	李毓佩
	吴 岩	吴国盛	张之路	张开逊
	陈芳烈	林之光	金 涛	孟 雄
	星 河	夏 航	郭曰方	隋国庆
	董仁威	焦国力		

选题策划	何 龙	吴瑞临	刘 虹	高 然
编辑统筹	高 然			
装帧设计	戴 旻			
督 印	苏江洪	刘春尧		
责任校对	蒋 静	邓 冰		

总序

ZONGXU

我热烈祝贺“中国科普大奖图书典藏书系”的出版！“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习近平同志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讲得多么深刻！本书系的出版，正是科普工作实干的具体体现。

科普工作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重要事业。1953年，毛泽东同志视察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时说：“我们要多向群众介绍科学知识。”1988年，邓小平同志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科学研究和科学技术普及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双翼。1995年，江泽民同志提出在全国实施科教兴国的战略，而科普工作是科教兴国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2003年，胡锦涛同志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则既是科普工作的指导方针，又是科普工作的重要宣传内容；不是科学的发展，实质上就谈不上真正的可持续发展。

科普创作肩负着传播知识、激发兴趣、启迪智慧的重要责任。“科学求真，人文求善”，同时求美，优秀的科普作品不仅能带给人们真、善、美的阅读体验，还能引人深思，激发人们的求知欲、好奇心与创造力，从而提高个人乃至全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国民素质是第一国力。教育的宗旨，科普的目的，就是为了提高国民素质。只有全民的综合素质提高了，中国才有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才有可能实现习近平同志最近提出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个中国梦！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科普事业经历了1949—1965年的创立与发展阶段；1966—1976年的中断与恢复阶段；1977—

1990年的恢复与发展阶段；1990—1999年的繁荣与进步阶段；2000年至今的创新发展阶段。60多年过去了，我国的科技水平已达到“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地步，而伴随着我国社会主义事业日新月异的发展，我国的科普工作也早已是一派蒸蒸日上、欣欣向荣的景象，结出了累累硕果。同时，展望明天，科普工作如同科技工作，任务更加伟大、艰巨，前景更加辉煌、喜人。

“中国科普大奖图书典藏书系”正是在这60多年间，我国高水平原创科普作品的一次集中展示，书系中一部部不同时期、不同作者、不同题材、不同风格的优秀科普作品生动地反映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科普创作走过的光辉历程。为了保证书系的高品位和高质量，编委会制定了严格的选编标准和原则：一、获得图书大奖的科普作品、科学文艺作品（包括科幻小说、科学小品、科学童话、科学诗歌、科学传记等）；二、曾经产生很大影响、入选中小学教材的科普作家的作品；三、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传播科学方法，时代精神与人文精神俱佳的优秀科普作品；四、每个作家只选编一部代表作。

在长长的书名和作者名单中，我看到了许多耳熟能详的名字，倍感亲切。作者中有许多我国科技界、文化界、教育界的老前辈，其中有些已经过世；也有许多一直为科普事业辛勤耕耘的我的同事或同行；更有许多近年来在科普作品创作中取得突出成绩的后起之秀。在此，向他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科普事业需要传承，需要发展，更需要开拓、创新！当今世界的科学技术在飞速发展、日新月异，人们的生活习惯和工作节奏也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在迅速变化。新的形势要求科普创作跟上时代的脚步，不断更新、创新。这就需要有更多的有志之士加入到科普创作的队伍中来，只有新的科普创作者不断涌现，新的优秀科普作品层出不穷，我国的科普事业才能继往开来，不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不断为推动科技发展、为提高国民素质做出更好、更多、更新的贡献。

“中国科普大奖图书典藏书系”承载着新中国成立 60 多年来科普创作的历史——历史是辉煌的，今天是美好的！未来是更加辉煌、更加美好的。我深信，我国社会各界有志之士一定会共同努力，把我国的科普事业推向新的高度，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中国科学院院士
华中科技大学教授

杨叔子<sup>二〇一〇
九·廿八</sup>

序 一

卢 央

古希腊哲学家们相信天上的事物与地上的事物有本质的区别。毕达哥拉斯就认为天体运行的轨迹永恒不变,人们可以从天体有规律的周期运动中预测天体位置;具有简单形状的天体在完美无缺的几何轨迹上运动,天界是由基本的数学比例支配着的和谐世界。可是人类和万物居住的尘世,却是一个混浊不堪的世界,处处充满不可预言的变化。这种将天上和人间截然区分的观念,在古希腊哲学中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但是在同一历史时期,中国古代的学者们却坚信:支配星球运行和季节变化的力量,也同时支配着尘世间的各种事件。天界和人间有着密不可分的相互关系与相互影响,这种天人感应的观念是中国古代哲学中有权威性的思想。中国古代学者的一个崇高追求就是要“究天人之际”。

江晓原博士这部形式简明而又内容丰富的著作,正是对我国这一自古以来影响深远且颇具神秘色彩的天人感应学说做出的批判性探讨。作者主要是从文化学角度而不是从哲学角度来讨论古代中国人观念中的天人关系。而在选择材料时,既尽量避免那些广大读者不易看懂的古天文学材料,又尽可能采用那些能充分反映天人关系思想的材料。这往往并非轻而易举,作者的努力可能是成功的。本书引用了大量不常见的原始文献,既能使读者明白易懂,又具有足够的思想深度。

当古人在混沌迷茫中理出宇宙秩序之时,就形成了对宇宙空间的垂直

层次划分和平面方位划分。垂直层次的划分是天上和地下,作为观测者或划分者的人处于天地之间;平面方位的划分即是四方四隅的确定,作为观测者或划分者的人居于中央,这种空间划分同时也就是时间划分。作者组织他所选择的史料时,就自然地将垂直划分而得的上下结构与天象及人事对应联系起来,组成天象与人事事务关系的各章节;又将平面划分而形成的方位与时间结构、历法及人事对应联系起来,构成历法与天地阴阳的章节。这两大部分,实际上向读者介绍了古代星占学和天文历法的全貌。

星占学本质上是人们观测天象以了解和说明人世事务,而天文学本质上是人们观测天象以了解和说明天象自身的规律。江晓原博士在本书中提出“政治天文学”的概念,指出了中国历史上天文学的特点及其特殊的政治地位和作用。我以为这是颇有深度的见解。古代中国天文学与各文化领域都有十分深刻的联系,深入探讨中国古代天文学的历史,就发现天文史料除了昭昭可见的天文典籍之外,还大量存在于各文化领域的典籍之中。作者指出中国古代天文学与政治的密切关系,正深刻地说明了这一事实。当然,作者对这一问题保留了进一步阐述的权利。

序 二

西门先路

牟润孙教授回忆年轻时在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学习的情形，谈到陈垣、顾颉刚两先生对后学著述所持截然不同的态度。顾对于后学经常是：“你这篇文章好，我给你发表。”陈教学生的则是：“你不要胡写啊，小时候乱作，老了要后悔的，不能乱写文章啊！”牟教授似乎更赞成后者。不过我倒宁愿赞成顾颉刚先生的态度。不唯师长对后学的态度是如此，后学自己也可以从顾先生的态度中得到鼓励。况且学术长河是连续的，今之师长，即昔之后学；今之后学，也会成为明日的师长。我问过江晓原，他也是赞成顾先生的态度的，所以他敢于将这部标新立异——其实只是看上去如此——的新著拿来问世。

我所以说这部书稿看上去有点标新立异，这有个道理。对于科学史和文化史，我当然不敢在这里混充内行，妄加臧否，但是对于中国古代天文学史以及国人对此的研究，却也想发表一点外行的看法。让我们设想，有一架古老而宏大复杂的机器，其上有几枚零部件特别闪光夺目，而且极为美观，但其余大部分则黑沉沉很不起眼。现在有一群渊博而勤奋的学者来研究这架机器了，他们不约而同地将那几枚闪光美观的零部件拆卸下来，对它们做了极为细致的描述、考证和分析。他们这些工作的成就没有人能够否认。但是，这些工作虽可使这架机器名声大振，成为一件身价百倍的古董，却并不能真正了解：当年这架机器作为一个整体，是依据什么思想设计

一、古代中国人的宇宙：天人合一	1
1. 天地相通	2
2. 人格化的天	3
3. 天人感应：非宿命论的	8
4. 天人感应：阴阳和谐的	15
二、星象与神话及历史	20
1. 星官·星经·星图·步天歌	20
2. 人间在天上的投影	32
3. 星官和星的神话	36
4. 星象·天象与史学谜案	40
武王伐纣之年与哈雷彗星	40
释迦牟尼生年与月食	44
《尚书·尧典》与“四仲中星”	45
“诗经日食”	48
三、星象与人世吉凶(上)	51
1. 分野——天与地的对应	51
2. 星占——天意与人事的对应	61
3. 日月占	62

日 1 型	63
日 2 型	70
月 1 型	71
月 2 型	73
月 3 型	74
4. 行星占	77
五星与五行	79
亮度·颜色·大小·形状	81
经过或接近星宿星官	84
行星自身的运行状况	86
诸行星的相互位置	89
四、星象与人世吉凶(下)	94
5. 恒星占	94
恒星本身所呈现之象	94
设立占辞时的附会与联想	96
神秘的北斗七星	98
6. 彗星占	105
7. 其他	109
流星占	109
客星占	111
瑞星·妖星	112
云占	114
气占	117
风·风角	121
虹占	123
雾·霾·霜·雪·雹·露·霰·雷	125

星占释梦	127
8. 怀疑与迷信:古代的星占学观	129
五、历法:贯通天地阴阳的纽带	138
1. 历法与星占学	139
历法与历书:古代历法的内容	139
历法主要为农业服务吗?	141
作为星占学工具的历法	145
2. 历书与占卜	149
3. 历与阴阳两性及有关禁忌	158
六、政治天文学	163
1. 天文学家与星占学家	163
2. 天象与天意	165
3. 神道设教与政治运作	170
4. 独占的通天手段——天人之际发微	176
巫咸神话的意义:通天	176
灵台和各种通天象征	179
独占:官营传统与禁书·禁学	182
后记	188

一、古代中国人的宇宙：天人合一

科学的发展，固然不断产生辉煌的胜利而造福于人类，却也常给人类带来新的困惑。在牛顿力学如日中天的年代，许多西方人相信宇宙只不过是一架大机器而已，它只顾自己存在着、运行着，任凭人类去观测、研究和利用。这种“客观性假设”直到如今仍是各种科学理论普遍接受的前提之一。但是现代物理学的发展却动摇了这种假设。于是一些西方物理学家出人意料地将目光转向东方，古老的智慧被重新发掘和引用。这竟使得一些对现代物理学一无所知的人陷于飘飘然的幻觉之中：以为古老的宇宙观和神秘主义将重领风骚。而实际上这些可爱的幻想家对于古代智慧同样缺乏理解。

星象历法以及与此有关的一系列观念，是中国古代文化中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只是由于这一部分相对来说有很高的专业化——需要天文学和数学知识，极大地妨碍了人文学者对此问津。^①而为了能够正确、深刻地理解中国古代星象历法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我们必须从古代中国人心目中的宇宙谈起。

① 笔者预先声明：为了不致让对天文学和数学感到陌生或厌倦的读者失去兴趣，本书中将始终不出现任何公式或定理。

1. 天地相通

《国语·楚语下》记载着这样一件事：

楚昭王问大臣观射父：“《周书》所谓重、黎实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无然，民将能登天乎？”昭王所问之事，见于《尚书·周书·吕刑》，说帝颛顼因哀怜下界杀戮无辜，生灵涂炭，遂命重、黎二人，将天地之间的通道断绝了。重、黎二人，据司马迁《史记·天官书》说，是属于“昔之传天数者”之列。楚昭王的问题是：“使天地不通”到底是怎么回事？若没有此事，人难道能登天吗？观射父于是就“御前进讲”，向昭王陈说了一大篇道理。他否定了昭王的推想——人真的能登天，而认为所谓天地之通，意指地上的人类借助于巫觋与天上神灵之间的交往。这种交往在上古时代是任何人都可以进行的（当然都是在巫觋帮助之下），而帝颛顼命人“绝地天通”一事，只是将这种地人及天神间的交往手段垄断起来而已。

观射父的解释听起来虽然更圆通一些，但实际上楚昭王的推想也不是凭空而来的。天地之间的精神交通（实即人神之间的交往）固然是古代文明高度发达后依旧长期保持着的信念，但天地之间物质上的通道，在上古神话中也确实存在。这种物质通道，比较常见的是山。这里举昆仑山为例。在古籍中，昆仑山不止一处，学者们对此有大量考证，发微探秘，极富趣味，不过此处我们只注意它作为上天通道的例证。《淮南子·地形训》谈到昆仑山以及其上的一系列神奇之所：

昆仑之丘，或上倍之，是谓凉风之山，登之而不死；或上倍之，是谓悬圃，登之乃灵，能使风雨；或上倍之，乃维上天，登之乃神，是谓太帝之居。

这里设计得非常齐整：昆仑、凉风之山、悬圃和天，形成等比级数，俨然

是一条“上天梯”。上昆仑的一倍高度，为凉风之山，登上即可长生不死；再上凉风之山的一倍高度（如果不辞做数字游戏的话，此时已是昆仑的四倍高度，以下也可类推），则可达悬圃，此时已可臻于“灵”之境界，能呼风唤雨；再上一倍高度，则已登天，达到“神”的境界。那么这等比级数的第一项，昆仑山本身高多少呢？《淮南子·地形训》也有交代：“其高万一千里百一十四步二尺六寸。”则天之高约为九万里。用现代科学的眼光来看，这些自然都显得荒诞不经，但这确实是古人心目中的一种天地结构图像。

天地相通，人能缘某种神秘通道而登天的意象，长期存在于中国人的心目中。当然，能够登天的，比如从昆仑山上升九万里，必非寻常之人。许多常见的古代诗文和说法都可以与天地相通的意象联系起来，由此获得更深一层的理解和领会。比如李白《蜀道难》：“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又如白居易《长恨歌》：“排空驭气奔如电，升天入地求之遍。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作这番功夫的是“临邛道士鸿都客”，唐明皇自己就不行。又《升天行》、《升天引》之类的诗题，历代文人百作不厌，陈子昂更有“结交嬴台女，吟弄《升天行》，携手登白日，远游戏赤城”之句（《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又明代歌谣有云：“神仙与他把棋下，又问哪是上天梯。若非此人大限到，上到天上还嫌低。”又形容某人神通广大，则曰“有通天彻地之能”，形容走投无路，则曰“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等等。

天地相通，人能登天的意象，只是古人天人合一宇宙观中的一个方面而已。由于这种意象太过具体，不便于由此生长出更多的理论。但它毕竟在古代中国人的宇宙观中有一个不能忽略的位置。

2. 人格化的天

“天”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就是去问今天的天文学家，也不容易回答。说到底，这只是一个定义问题。我们只能探讨各种具体用法中的“天”。

比如说，“天下雨了”，这只是指大气层中的一项变化；而说“天上出现大彗星”，则是指太阳系的空间。但当说到“天哪，你爱上她了”时的“天”指什么呢？不要以为这是插科打诨——正是这最后一个用法可以把我们引入正题。如果天只是一个无生命、无感情的客观之物，如同山水木石那样，那人们为什么在悲恸时要“呼天抢地”，《诗经·邶风·柏舟》中那位女子为什么要呼喊“母也天只，不谅人只”，形容一项悲壮举动时又为什么要说“天地为之变色”呢？

多年来许多学者为了搜集和论证中国古代的科学成就，通常都从“气”或“元气”的概念入手，试图论证在古代某些天文学家心目中有某种物质的“天”。但是我们如果想深入了解中国古代文化，就必须知道，在古代中国人心目中，自有一人格化的天在。这在一般人心目中固然是如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在专业天文学一星占学家心目中更是如此。

这个人格化的天，能够赐福于人，其中最重要的是使统治者获得统治权，即所谓“天命”。《左传·宣公三年》记载着一个著名故事，我们今天常说的“问鼎”一词即由此而来，这里我们注意的是它作为说明“天命”观念的一个例子：

这一年，雄才大略的楚庄王攻伐“陆浑之戎”而到达洛水，就在周朝境内陈兵耀武，意在进行军事示威。周定王派王孙满前去慰劳楚军。楚王就问起九鼎——周天子统治权的象征物——的大小轻重。王孙满知道楚王的用意，乃正言厉色地回答说：

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迁于商。载祀六百。商纣暴虐，鼎迁于周。德之休明，虽小，重也；其奸回昏乱，虽大，轻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郊廓，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

这里王孙满向楚王强调，上天赐福给有德之人使他施行统治，即天命，